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

(参考資料)

第 六 輯

四川民族出版社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

(参考資料)

第 六 輯

四川民族出版社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
(参考资料)
第六辑

☆

四川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人民中路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

印数：1—1,450 定价：8分

統一書号：M 3140·13

前 言

目前，在我省民族地区，正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結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在各族人民中進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为了配合这次学习，我們編輯了人民日报有关的社論、党中央和各地負責同志的有关报告和發言以及其他有关的文章，分輯出版，供各地学习参考。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58. 11.

目 錄

- 一、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明辨民族問題上的大是大非
.....刀志明等（1）
- 二、各民族干部共產主义化，是党的干部政策的
最高原則刘 春（11）
- 三、民族主义是反动的資產階級思想.....苏 丹（14）
- 四、我对無產階級民族观的認識.....甘國昌（21）
- 五、把反民族主义的斗爭坚持到底.....王再天（27）

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明辨民族問題上的大是大非

刀志明 王連芳 石有才 古智華 余阿登 李 厚
卓 元 思維章 陸介福 馬懷榮 許文安 張子齋
張如林 張 冲 普貴忠 普振有 齊世昌 歐 根
魏岩景 羅運通

大漢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資產階級民族主义。都是由階級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压迫則是階級压迫的產物。要消滅民族压迫，即消滅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必須消滅階級。过去几年來，我們始終把階級問題作为民族問題的本質問題。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合作化，民族关系随之起了根本变化。但是，內地民族区在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还没有完成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边疆民族区則还正在進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革命斗争是廣泛的、激烈的，不僅要最后消滅階級，而且觸及到民族內部的生產、生活以及心理状态等一切方面。少数民族中一切已被消滅和將被消滅的剝削階級不甘心死亡，必將利用民族情緒和小私有者的習慣势力，从各方面進行拼死的反抗。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前進的斗争中，地方民族主义有一定的滋長，是自然的，不奇怪的。今年上半年，民族中的少数右派分子利用了党内整風，向党進行了猖狂的進攻，妄圖从根本上扭轉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証明。对于这小小撮民族敗类的反攻复辟陰謀，各族人民和干部已先后在各地

区以及省人民代表大会上進行了堅決的反擊，經過鬥爭大大提高了羣眾和幹部的政治覺悟。但是，這個鬥爭是長期的，今後民族內部的少數反動分子，仍會利用各種時機，打着民族旗幟，偽裝維護民族利益來迷惑羣眾，進行破壞活動。為了掃除民族區社會主義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更好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徹底批判民族中反動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明辨民族問題上的大是大非。我省民族主義分子所散布的幾個比較普遍而嚴重的反動論點，有必要加以分析批判：

強調照顧民族特點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 和社會主義建設

（一）借口民族特點（或情況特殊）反對社會主義。說“合作社適合漢族，不適合於少數民族”，“我們民族自古以來沒有叫化子，也未辦過社，同樣能生產，過得好”；又說“合作社、糧食統購統銷破壞了我們的民族風俗習慣，搞掉了我們的民族特點”；把民族間相互接近和影響說成是：“我們祖先用鮮血換來的民族，竟然不動刀槍，不費吹灰之力，很文明地被消滅、被同化掉了”，等等。一句話，就是用民族特點來抵抗社會主義。大家知道，民族特點從來是我黨考慮民族區社會主義改造和一切問題的根據和着眼點。過去我們的各項工作，都是針對各民族的不同情況，採取了不同的具體政策和措施，著有成效。今後，仍然必須認真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一般化傾向，但決不能用民族特點否定階級鬥爭，否定各民族社會主義的共同道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民族的舊面貌必然發生根本變化，有些不利於民族發展的因素將被改造和淘汰，而民族的許多優點則被發揚。民族間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更加接近，互相吸收互相學習各自的優點，共同提高，形成共同勞動

共同建設的兄弟同志关系。这是社会發展的規律，也是民族發展進步过程的必然結果。千百年來，我們少数民族受尽了压迫剝削、侮辱和飢餓的痛苦，至今还存在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間事实上的不平等”。要最后消滅民族的貧困和落后，使民族經濟文化有真正的繁荣和發展，唯一道路就是徹底消滅階級，實現社会主义。民族丢掉的只是那些落后的东西，而換來的是嶄新的社会主义民族。我們所以強調照顧民族特点正是为了更好地實現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如果說：“为照顧而照顧”，那就毫無意义了。这是我們和地方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之一。

民族自治权利必須是人民的自治权利，民族化必須有利于民族發展，有利于祖國大家庭各民族的團結

（二）借口自治权利和自治机关民族化，排斥漢族干部，攻击党的領導，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硬說：“区域自治是形式，有职無权，以党代政”，“党的領導就是漢人領導”，主張“自治州一切职务都要本民族的人自己担任，才算民族化”，“只有民族干部才能为少数民族服务”。認為“漢族干部学会民族話，就走不掉了”，“擴大自治州的措施”，是“地区一擴大，漢人一多，我們的‘王國’就要消滅了”，甚至主張“成立某民族共產党”、“成立某族的共和國”。大家知道，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內容，是解决民族問題的關鍵和鑰匙。党对这个根本問題從來就十分重視的。但必須指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礎是工農聯盟，是在党和國家統一領導下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治权利必須是人民的自治权利，民族化必須有利于民族發展，有利于祖國大家庭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同样不是为自治而自治，为民族化而

民族化；更不能借此达到个人的野心和权位的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設事業，主要依靠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人民的努力，但决不能离开党的領導，也不能离开汉族干部的幫助。事實証明，如果沒有党的領導，沒有汉族干部的大力幫助，少数民族就不可能得到解放，民族区就不可能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獲得这样巨大的成績。过去几年，汉族干部在实现党的領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培养民族干部等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的甚至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們無愧称为各族人民光荣的兒女。为了少数民族的發展，汉族干部的幫助，不僅过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还是需要的。应当明确，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則是共產主义化；我們的党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論民族区和汉族区党的組織都是战斗的統一體。党委机关必須培养提拔民族干部，过去我們这样做了，今后还必须这样做；但决不能借此在党内按民族成份划分界限，把党看成是民族联合党。这是我們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根本分歧。

**各少数民族的向前發展必須在党的統一領導下，
充分發揮各民族自己的力量**

（三）攻击民族中進步和靠攏党的干部，說他們是“汉族的走狗，民族叛徒，忘本，欺騙祖宗”，把他們和剝削階級斗争的正义行动說成“只是为了个人升官發財，为了名譽地位，是一些不顧自己民族利益和出賣自己民族的人”；把党对民族干部進行階級教育說成是“从思想上瓦解分裂我們民族”等等。大家知道，各少数民族的向前發展必須是在党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各民族自己的力量，如果沒有大批的民族成份的共產主义干部，要在民族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凡

年來，黨培養了2萬7千多民族幹部，並提拔了5,962個領導骨幹，他們和漢族幹部團結在一起，在聯系本民族羣眾完成各項改革，推動民族區的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等方面，都起了應有的作用。同時他們在黨的教育下和各項實際工作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鍛煉，成為各民族繼續前進的重要力量。民族的敵人很清楚：沒有民族進步力量的生長並取得領導優勢，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在少數民族中真正生根。而一切剝削階級要實現反動復辟，就一定要保持民族內部的貧困落后，仇視進步力量。他們利用民族幹部的某些缺點錯誤，利用民族內部先進和落后的矛盾，進行惡毒的攻擊，甚至造謠誣蔑，其用心和目的是很顯然的。因此我們所有民族幹部必須進一步維護黨的領導，更緊密地團結本民族羣眾，時刻發揚自己與本民族親密聯系的可貴優點，傾聽和體察廣大勞動羣眾的呼聲、希望和意願。黨經常教育我們，民族幹部要說本民族話，穿本民族服裝，和羣眾一起過自己的民族節日。所有這些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活動，聯系本民族羣眾，起好骨幹作用，培養民族的先進力量，克服不利于民族發展的落后因素，不斷領導羣眾前進，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決不是把自己降低到落后羣眾的水平，成為羣眾的尾巴。

各民族的團結和統一，是各族人民建設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證

（四）借口“代表民族利益”，損害國家和其他民族的利益，把黨根據各民族特點採取不同措施，歪曲成對少數民族“厚此薄彼”、“待遇不平等”，把政府移民支援邊疆開發邊疆，說成是“漢人來占我們的地方”，甚致狂妄地宣稱：“民族間的仇恨是幾千年的仇恨”，把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关系說成

“狼和羊的关系”。大家知道，各民族都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員，党和政府过去已經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对少数民族進行了巨大的帮助，今后还要繼續更多地帮助各民族建設發展。但是，各民族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平等不是短時間可以改变的；而且，不通过自己民族的努力，單純依靠外力帮助也是不可能解决的。民族內部的反动分子所以利用这种情况污蔑國家帮助太少，甚至說“沒有國家的帮助，我們民族自己也可以發展”，主要是企圖离間各民族与祖國的关系，造成分裂，便于反动派复辟。事实上，沒有國家几年來的巨大帮助，各民族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今后沒有祖國大家庭和各民族的共同建設，自己的民族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建設。那种要國家利益服从自己民族的局部利益，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的企圖，对國家对自己民族都是極端有害的。漢族人民應該尽力帮助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也有义务尽自己可能的力量支援漢族人民，这种支持同样有利于少数民族。譬如：由內地移民開發边疆，对漢族少数民族都是有利的的大好事，是改变边疆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之一。各民族人民应当積極主动地爭取漢族的这种支援，反对移民就是直接違反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今后必須正确地宣傳漢族与少数民族之間的歷史关系。过去民族間确实存在着压迫和剝削，这是各民族的統治集团特别是漢族反动統治階級造成的。但是漢族劳动人民和各族劳动人民之間，很久以來就有經濟文化交流，特别是帝國主义侵略中國之后，各民族在政治上形成了共同命运。解放以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貫徹执行，各民族的团結友爱互助合作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發展。那种有意擴大宣傳过去民族間的隔閡仇恨，而閉口不談各民族人民間歷史形成的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是錯誤的，它只能是破坏民族的团結和祖國的統一，而这种团結和統一，是各民

族建設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證。

我們和民族內部反动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根本分歧，

本質上是民族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

總之，我們和民族內部反动分子的根本分歧，本質上是民族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種民族觀及其綱領政策的鬥爭。幾年來，由於黨的培養教育，民族幹部中有了一批階級觀點比較明確，有一定的社會主義覺悟水平，既能照顧祖國全局，又熱愛自己民族的同志，各少數民族人民羣眾的思想覺悟也一天天提高，就使我們能夠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取得了基本勝利。但也應當看到象我們這樣的民族幹部，大多數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僅僅經歷了短時期的民主革命的鍛煉，缺乏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準備，對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學習不夠，許多人有着朴素的民族感情，這種感情是自然的，正當的。作為共產黨員來說，只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有深厚的階級感情，堅定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為各民族都發展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民族而奮鬥，才能體現出真正的民族感情。因此，借口民族感情，掩蓋落后和甘於落后，那顯然是錯誤的。由於上述各種原因，往往容易或多或少地產生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或容易接受這種傾向的影響。這是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在黨內的反映。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的一些民族幹部中流傳着這樣一些錯誤言論和情緒，總認為漢族幹部和黨委不如自己了解情況：“沒有黨委領導，我們也一樣會自己走路”，“黨委對我們的干涉反而把我們民族的事情弄壞了”；對自己民族的特點，不論好的壞的都不加區別地有“天然感情”，甚至在民族的婚姻以及支系名稱等問題上鬧無原則的糾紛。其中一部分黨內的知識分子幹部，由於多數是剝削階

級出身，沒有受到嚴格的革命鍛煉和改造，缺乏工農羣眾的階級感情。有些在被提到領導崗位之後，對自己估計不當，自高自大，他們就更容易成為地方民族主義的俘虜。特別是個別有濃厚的個人主義的人，把民族當成私人本錢，向黨伸手要地位、要權利、要待遇，甚至為此向黨要挾，無理取鬧，應當嚴肅地予以批評教育。當然，除黨內個別的反派分子外，這些錯誤言論與反派分子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是有根本區別的。但決不能忽視這些思想言論的錯誤和危害。發展下去將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泥坑，歪曲和脫離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根本原則。

在民族幹部中認真批判地方民族主義具有 嚴重而深遠的意義

以上嚴重情況，說明當前在民族幹部中，特別是在黨的領導骨干中認真批判地方民族主義，要求民族幹部嚴格鍛煉改造自己，是多麼迫切和具有多麼嚴重而深遠的意義。當然，尖銳地提出上述情況決不是否定過去提拔民族領導幹部的正確，同樣也不是忽視黨的民族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於黨和人民為了培養民族幹部，付出了很大的力量，並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擔負更大的任務。因此，所有民族幹部應該深刻體會黨和人民的這一熱切期望，嚴格地對待自己的思想傾向。應當了解克服地方民族主義，不僅直接關係到民族幹部健康的成長和發展，而且關係到少數民族能否和漢族一起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問題。儘管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陣地中最後的和最難攻破的堡壘，但我們相信，依靠黨的正確領導，依靠各民族領導骨干的自覺，依靠各民族

人民羣衆的監督，這一思想鬥爭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取得勝利是完全可能的。

在批判地方民族主義時，

應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

我們認為：在批判地方民族主義時，仍應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十分慎重和耐心，政治上特別注意到劃清界限和區別對待。由於地方民族主義主要產生於從前被壓迫的民族之中，當少數民族過去還處於被壓迫地位的時候，它曾在一定條件下起過作用。加上少數民族人民朴素的民族感情和小生產者固有的民族偏見，就使這種思想在少數民族中有着深厚的影響。許多民族幹部參加革命，也往往首先是從反對民族壓迫開始的。因此，必須把人民正當的民族感情、一般的民族偏見以及民族主義情緒與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民族主義分子加以嚴格區分。既要保護正當的民族感情，又要耐心地幫助教育那些基於階級覺悟不高或對執行民族政策中的一些缺點錯誤的誤解，而發表類似民族主義的偏激言論的同志，不要亂扣地方民族主義的帽子。即使民族上層中的一些民族主義分子，只要他們承認錯誤，真正悔改，我們仍然團結改造他們。必須正確理解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克服消極因素，更大地發揮民族幹部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使民族區的社會主義生產建設更好地發展。因此，既要把鬥爭的鋒芒十分準確地指向那些企圖利用民族旗幟來分裂祖國統一、破壞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和黨內的個別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分子，更重要的是通過鬥爭和正面教育，積極培養各族人民愛人民、愛祖國、愛社會主義的新的政治覺悟。培養他們善於運用憲法所賦予的民族平等權利，維護和加強民族間的社

会主义的团结关系，勇敢地和本族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从而鼓起更大劲头，为边疆合作化和全省的农业生产作更大的努力。

克服大汉族主义仍然是长期的任务

几年以来，由于党的不断教育，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克服，同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日益亲密，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克服大汉族主义仍然是长期的任务。有些汉族干部由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和民族优越感，就不能不在民族关系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出大汉族主义思想来，如忽视民族特点，不大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包办代替等。因此，党提出在此次整风中仍应继续批判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而少数民族干部，则应当着重地批判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某些民族干部在对待其他少数民族当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也应当批判克服。在这种批判当中，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共同提高。我们相信，通过整风运动，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那末，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就一定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艰苦奋斗，把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1957年12月29日云南日报）

各民族干部共產主义化 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則

刘 春

为了使党更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地羣众，充分發揮党在少数民族中的領導作用，逐步使民族自治地方党的領導机关中有本民族的工作人員和領導骨干，这是必要的。但是党的机关各民族干部的配备，應該根据当地党組織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共產主义干部成長的情况，決不應該勉强提拔某个民族的干部和追求数字。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者，包括少数混進黨內來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工人階級政党的統一、团結和共產主义原則，企圖按照黨員的民族成份來組織地方的党委，安排党的負責人，按照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原則分裂党的組織，攻击少数民族地区党的組織中漢族或其他民族成份的負責人不能为当地民族謀幸福。他們从党的机关領導骨干民族成份的情况去看党是否能够領導各少数民族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把党的机关有無少数民族領導骨干和有多少的問題当作民族权利，并且以此作为借口，向党進行攻击，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們知道共產党的領導是各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定条件，他們要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祖國大家庭，就必然会反对党，分裂党的組織，破坏党对少数民族的領導作用，甚至企圖把当地共產党的組織变質为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組織。

中國共產党是中國工人階級統一的政党，它的最終目的是实现共產主义社会，包括在一切民族中实现共產主义社会。在

少数民族地区任何党的組織和这些組織中的任何黨員和領導骨干必須具有这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任何民族成份的黨員，不論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民族中工作，都有完全的责任在那个地方和当地民族中現在实现社会主义，將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原則。在当地民族中工作的别的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或者别的民族出身的黨員占多数的党的領導机关，不認為自己有为当地民族的人民謀幸福的义务，或者可以不全心全意地为当地民族的人民工作，顯然是錯誤的。認為别的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不能为自己民族的人民謀幸福，只有自己民族的黨員和由自己民族的黨員組成的党的組織，才能够为本民族人民謀幸福，才能够領導本民族的工作，也是根本錯誤的。把共产党员按民族成份分开來，認為各民族地区的党組織只應該是当地民族成員組成的組織，否則就不能領導和作好当地民族地区的工作，很明顯是一种反馬列主义的分裂主义，是徹头徹尾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和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根本不相容，完全違反了和破坏了党的統一、團結和共产主义原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党委組織中，有少数民族黨員参加，作为領導骨干，虽然有必要，但是这决不是党的干部政策和党的組織最高的原則。毛主席在1949年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曾說：“徹底解决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沒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可見少数民族干部應該共产主义化，各民族干部和黨員的共产主义化才是党的干部政策和党的組織的最高原則，才是最根本的問題。衡量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組織是否能够領導該地区的工作，不是看少数民族黨員領導骨干数量的多少，是要看各民族干部是否共产主义化，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覺悟是否提高，是否能够密切联系当地的羣众等等。因此強調党的机关中的民族成份問題是錯誤的，應該強調